

中国互联网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研究

陈 丽

摘要：构建中国互联网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推进中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需要，是中国教育思想引领世界数字教育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国互联网教育学诞生与发展的三个支撑是“互联网+教育”国家战略、中国互联网教育创新实践、互联网教育专业。“互联网+教育”国家战略是中国互联网教育学诞生的政策保障，中国互联网教育创新形态是中国互联网教育学发展的实践土壤，互联网教育专业是中国互联网教育学的思想策源地。构建中国互联网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扎根教育创新实践土壤，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处理好“道”与“术”的辩证关系，处理好中国特色与普遍知识的辩证关系，处理好学科交叉与教育创新的辩证关系。目前中国互联网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在互联网教育本体论、互联网教育空间观、互联网教育知识观、互联网教育学习观、互联网教育课程观、互联网教育师生观、互联网教育治理观、互联网教育复杂系统观和互联网教育方法论等九个方面取得创新性突破，并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

关键词：中国互联网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教育数字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G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024(2025)01-0057-09

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互联网+教育”发展的意见》，“互联网+教育”正式上升为国家教育信息化战略。文件明确要求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更新教育理念、变革教育模式、推动教育创新发展。“互联网+教育”战略开启了我国教育信息化新篇章，掀开了教育数字化转型序幕。“互联网+教育”国家战略是互联网教育学锐意发展的政策力量。在国家战略指引下，我国互联网教育呈现波澜壮阔的发展局面，创造了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的中国奇迹，涌现出一批数字教育新形态，中国互联网教育发展经验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模式已被许多国家借鉴。日新月异蓬勃涌现的数字教育新形态是互联网教育学发展的实践土壤，2021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自主设立了互联网教育硕博士点，建成了我国互联网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学术高地。

构建中国互联网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任务之一，是推进中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需要，是中国教育思想引领世界数字教育发展的历史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指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重点课题“‘互联网+’时代的教育改革与创新管理研究”（71834002）。

作者简介：陈丽，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教育专业学科带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互联网教育学科是中国互联网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策源地。

构建中国互联网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数字时代人类教育发展的历史趋势，扎根我国教育创新实践土壤，处理好中国特色与普遍知识的辩证关系，处理好“道”与“术”的辩证关系，处理好学科交叉与教育创新的辩证关系。以此为基，由中国学者自主创新的互联网教育学形成了九个方面、三个层次的自主知识体系。

一、中国互联网教育学的三个支撑

“互联网+教育”国家战略、中国互联网教育创新实践、互联网教育专业是中国互联网教育学诞生与发展的三个支撑。

（一）“互联网+教育”国家战略

“互联网+教育”是以互联网作为新动能，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举措。^①以此为战略定位，我国形成了互联网教育创新发展的特色战略模式——“宏观引领、分级部署、协同组织”，为中国互联网教育学的诞生提供了政策保障。

宏观引领强调基于“互联网+教育”战略定位，建立兼具长远战略谋划和短期稳步推进的宏观规划体系。具体而言，我国部署了11项教育中长期改革规划与指导意见，建立了“互联网+教育”的“11+N”政策部署体系，形成了以网络环境建设为基，以互联网赋能教育提质增效为先，逐步走向互联网推动教育改革创新战略布局。纵观宏观规划，网络环境建设是互联网教育创新发展的先导，始终是战略布局要点。近30年间，我国形成了集教育专网、教育平台体系、数字校园、学习终端等多方面的系统化环境建设布局。“十四五”之前，战略重点聚焦于互联网对教育的赋能作用，强调在原有的教育组织模式、服务模式和体制机制的框架下促进技术与教育的融合与应用，实现优质资源共享与网络素养培养^②；迈入“十四五”时期，战略重点聚焦于互联网对教育的深层次变革，强调运用互联网技术与思维推动教育从理念到模式、环境、手段、方法等全流程的改革^③。前后连贯、纵横交错的宏观部署为互联网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了系统化和前瞻性的战略指引，同时也从政策视角自上而下指明了互联网教育学科建设的必要性与学科使命。

分级部署强调遵循自上而下分级管理的思路，构建“国家→省域（自治区/直辖市）→市区→各级各类学校”的矩阵式部署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以国家战略定位和各项中长期规划为指引，各省域、市区、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响应，辐射性颁布N项具体行动举措，根据各自的发展水平，对宏观规划予以灵活化、落地化的部署与推进。例如，根据《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的规划指导，教育部率先制定了《2017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等工作部署，明确工作思路和核心目标，而后各省市相继颁布诸如《重庆市教育信息化2017年工作要点》等行动举措，形成自上而下逐级铺开的政策部署格局。

协同组织强调遵循“系统推进、协同发展”的原则，有效联合政府、学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多元主体力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产学研”四位一体协同机制，形成多主体、多部门间功能互补、良性互动的组织格局。其中，政府发挥政策引导、支持和监管的作用，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提供资金支持、优化创新环境、协调各方利益等，为产学研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同时，政府多部门

^① 郑勤华，陈丽，郭玉娟，等. 推动“互联网+教育”创新发展的着力点：“互联网+教育”创新发展的理论与政策研究（二）[J]. 电化教育研究，2022（3）：12-17.

^{②③} 陈丽，张文梅，郑勤华.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历史方位与推进策略[J]. 中国电化教育，2023（9）：1-8.

间建立了部际协同、部省联动、区域协调等协同联动的组织机制。其次，互联网企业是优化教育服务供给并推动成果转化的重要主体。通过搭建教育装备博览会、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高等教育博览会等综合性平台，建立区域教育类产业集群等举措，我国各级各类教育部门、教育创新机构、企业间建立了合作对话、共促成果转化的协同机制。最后，学校、教育机构和科研院所主要承担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任务。一方面，通过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为教育改革发展提供“道”与“术”的有力支撑；另一方面，通过建设国家实验室、教育技术协会等平台，成为国家战略规划的智慧力量。四位一体的协同组织模式形成推动互联网教育创新发展的有效合力。

（二）中国互联网教育创新实践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互联网教育创新形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呈世界领先态势，产生了优质资源共享、平台服务、精准服务、资源汇聚和数据驱动治理等创新模式，为中国互联网教育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实践土壤。

优质资源共享模式以解决资源配置不均、促进教育开放为目标，利用互联网打破传统教育供给的时空界限和固定配置，形成了公共平台服务、教师网络研修、基于网络的办学共同体等创新实践方案。如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综合集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等应用，汇聚了超 8.8 万条的基础数字教育资源、2 000 余个专业资源库，外链了 60 余个资源网站，为 52.9 万所学校、1 844 万教师、2.91 亿学生提供了优质资源共享服务。

平台服务模式以提升教育教学管理效能为目标，通过促进各级各类平台的联通融合，实现管理流程再造和管理业务重组，形成了一网通办、公共服务云平台、无纸化办公等创新方案。如北京师范大学自建网上办事大厅，通过高校基础数据库、数据交换平台、统一身份认证等系统的融合，打造了数据互联共享的信息化服务平台，以统一入口、一证通行、一站式漫游等方式，实现了 136 项全校师生教学管理业务的一网通办。

精准服务模式以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为目标，依托大数据技术，准确甄别教与学的真实需求和个性化特征，进而提供个性化资源服务与智能化测评，形成了智力资源在线流转模式、智能综合评价等创新方案。如“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依托在线服务平台，促进北京市优质教师智力资源在线流转，精细化萃取教师服务属性，根据学生需求灵活组织，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已惠及全北京市 30 余万名初中生。^① 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大规模学生跨学段成长跟踪研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依托研发的表现性评价工具，为全国 28 个省 500 万中小学生提供了综合素质智能测评服务，实现了跨范畴、跨阶段下的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水平的精准、全面监测，为学生个性化发展提供了科学支撑。

资源汇聚模式以服务全民优质灵活、终身化学习需求为目标，秉承互联网思维，以教学组织方式和体制机制创新为抓手，汇聚全社会智慧共同服务于人的发展，形成了在线社区型课程、知识付费、选课走班等创新方案。如在线社区型课程以联通主义学习为核心，通过技术驱动、问题导向、生生交互和师生共建共营^②，实现群智汇聚和社区的生长、进化，创设了一种全新课程形态。

数据驱动治理模式以促进教育科学决策为目标，通过综合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对教育治理过程中的关键数据进行识别、采集、汇聚、建模和分析，发挥数据效能为教育决策提供科学支撑和智能

^① 刘静，陈玲，余胜泉. 治理视野下的在线教育公共服务供给设计：以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项目为例 [J]. 中国远程教育，2023（5）：35-42.

^② 徐亚倩，陈丽，肖建军. 联通主义在线课程设计策略研究：基于五轮 cMOOC 设计迭代 [J]. 中国远程教育，2022（6）：67-75.

中枢,产生了数据大脑等典型实践。如北京市东城区建设了数据大脑,利用智能技术感知、采集和监测教育信息,将其应用于教育质量监测、校园安全预警、信息安全管控等多个方面,形成数据驱动教育科学决策的新机制。

上述创新模式为互联网教育学扎根中国实践土壤,自下而上提炼学科创新思想,形成实践孕育并反馈理论、理论指导实践的完整闭环奠定基础。

(三) 互联网教育学科建设

互联网教育创新实践呈现全新教育规律,呼唤教育新思想和新理论,需要深谙互联网教育规律和教育技术的专业人才,催生了互联网教育专业。

互联网教育专业源于北京师范大学2015年自设的二级学科“远程教育”专业,2021年“远程教育”专业更名为“互联网教育”专业,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个互联网教育专业硕博士人才培养的基地。互联网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互联网思维和改革创新精神,把握互联网推动教育变革的战略方向,掌握“互联网+教育”基本原理,熟练运用网络学习环境中的平台和工具,在互联网教育项目管理、学习环境设计与构建、学习资源设计与开发以及数据驱动的教育治理等方面具有专业实践能力和研究能力的高级人才。

互联网教育专业以中国互联网教育创新中的问题为线索,整合教育学、信息科学系统科学等多学科学术力量,通过学科交叉和协同创新,在互联网教育基本理论、互联网教育方法与技术和互联网教育政策与管理等方面不断突破,形成了以“互联网+教育”哲学思想为核心的互联网教育思想体系、以社区型课程为核心的教学方法体系、以联通主义学习规律为核心的教育理论体系、以新一代互联网教育平台为核心的互联网教育技术体系,以及一系列“互联网+教育”政策文件为核心的战略体系,支撑建设了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互联网教育专业是中国互联网教育发展的人才高地和中国互联网教育学的思想策源地。

二、构建中国互联网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指导思想

指导思想是构建知识体系的思想根基,为知识体系“如何生成”“如何架构”提供根本遵循。中国互联网教育学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国互联网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基础性、本源性的思想方法,而充分落实这一思想方法的关键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学科实际情况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学科中的实际问题,形成适应学科发展的具体原则和具象表达。

(一)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把握互联网推动教育改革的历史必然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指导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文明的演进是由生产力引发的生产方式变革所决定的,而知识则是在不断回应文明演进需要和不断推进文明演进的进程中人类所获得的认识与经验的总和。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

1. 深刻认识技术革命驱动教育变革的历史风向

当前,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涌动,以网络化、联通化与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取代了大工业时代机械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的发展方式,推动着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演进。从

① 竭长光,倪海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自觉: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形而上学理论的批判[J].理论探讨,2024(2):133-141.

历史发展趋势来看,这种转变也意味着数字时代的教育体系势必与传统工业时代的教育体系有所不同。传统规模化、标准化和集中化的教育体系已难以适应数字时代终身化、个性化的发展需要。教育必须发生颠覆性、根本性、革命性的深层改变。构建中国互联网教育学知识体系必须深刻认识这一历史必然,从技术驱动人类文明演进的高度来认识科技革命对教育实践的影响,用改革创新回答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时代命题。

2. 准确把握科技赋能教育发展的历史机遇

互联网承载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代颠覆性信息技术,创设了支撑人类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的网络学习空间,网络学习空间具有时空灵活、过程数据、信息众筹、共享共治、互联互通等颠覆性新特征^①,为原有教育组织体系与生产关系注入新动能,各类主体的共享共建权利得以释放,数据等各类非物质样态的新要素不断涌现,各类资源得以快速流动汇聚与高效配置,使人类可以突破传统学校空间的局限,打破组织边界与地缘限制,重构教育形态结构,探索新的教育教学组织方式、服务模式、治理方式。在此背景下,中国互联网教育学应当充分把握科技赋能教育发展的历史机遇,全面认识网络学习空间所呈现的颠覆性新特征。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和揭示新空间中人类教育教学活动的新规律,在准确把握新规律的基础上,为构建适应数字文明的未来教育新形态指明道路,提供思想、理论和方法。

(二) 坚持实践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扎根教育创新实践土壤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石。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知识体系构建突破了以逻辑工具为核心的传统观念,将实践置于突出地位,强调理论来源于社会实践的需要,理论内容来自对实践经验的总结,认为衡量理论水平的高低不仅看其概念阐释是否完整、逻辑推理是否严密,更关键的是能否有效解决实践中的疑难,能否科学改造实践。^② 这为中国互联网教育学知识体系的构建锚定了两点路向。

1. 紧密联系实践,从实践土壤中汲取营养

我国互联网教育实践创新日新月异,呈现领跑态势,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借鉴的中国互联网教育创新模式,都是中国互联网教育学最丰富、最有价值的养分,为中国互联网教育学发展提供了最丰沃的实践土壤。构建中国互联网教育学必须抓住这一重要生长点,深入创新实践,对已有成功经验进行提炼总结,从实践经验中阐发新主题,不断思考和探寻教育创新实践背后的新规律,形成新思想和新理论。

2. 坚持教育实践是检验教育理论创新的唯一标准

在中国互联网教育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将能否科学解释互联网教育实践、能否解决互联网教育现实问题、科学改造教育教学实践作为重要考量。为此,在构建中国互联网教育学的过程中应倡导和推广设计性研究范式。设计性研究范式以解决实践情境中的复杂问题为导向,以迭代思维为核心,强调通过在实践中应用和验证,持续地优化和完善理论,生成适用于不同情境的设计理论。^③ 中国互联网教育学知识体系构建必须始终坚持以实践检验为核心,充分应用设计性研究的范式,将理论成果充分应用于实践,以不断提升理论的科学性与指导力。

(三)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处理好教育理论创新中的三对关系

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强调对立统一的统筹平衡艺术,重点解决事物中的突

① 陈丽,逯行,郑勤华.“互联网+教育”的知识观:知识回归与知识进化 [J]. 中国远程教育,2019(7):10-18.

② 张东刚.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若干思考 [J]. 中国社会科学,2024(5):90-104.

③ 王志军,耿楠,陈明选.基于设计的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关键点 [J]. 开放教育研究,2018(4):63-71.

出矛盾和重大关系。^① 基于唯物辩证法,李永智等对构建中国教育学的矛盾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强调教育学的理论创新要处理好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思想继承与理论创新、本土化与国际化、学科立场与跨学科借鉴等若干关系。^② 中国互联网教育学作为中国教育学的分支领域,其所要处理的核心关系与之具有内在一致性。由于互联网教育的特殊性,需要特别关注以下三对关系。

1. 处理好“道”与“术”的辩证关系

“道”与“术”是中国互联网教育学研究范畴的重要方面。前者聚焦于洞悉互联网学习空间中的本质规律,面向教育理论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历史必然,揭示互联网教育中的新规律,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新思想和新理论,解决互联网促进教育创新发展的“道”的问题。后者则聚焦于互联网推动教育创新发展的方法策略,解决互联网促进教育创新发展的“术”的问题。两者关系密切,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若缺少了“术”,创新实践没有方法,“术”的研究会推动实践发展,丰沃的创新实践会涌现出新规律,孕育新的“道”。若缺少了“道”,创新实践没有思想基础,会陷入各种误区,“道”的研究会提供新思想和新理论,为“术”的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2. 处理好中国特色与普遍知识的辩证关系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演进,教育数字化是世界关注的全球议题。世界各国都在深入推进教育数字化的实践与理论探索。相比西方各国侧重于研究微观教与学层次的数字化课程、数字化学习等问题,我国则聚焦于系统整体层面,意在强化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教育变革,推动整体教育生态的系统性转型。^③ 我国对于数字教育的理论知识在系统层面具有更全面的解释力和指导力。但从国际研究的发文状况及其学术影响力看,我国学术话语表达还较弱,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的差距,未能形成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理论知识。为此,互联网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既要重视本土经验的提炼总结,也要注重公共知识的学术表达,形成具有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使中国模式和中国思想尽快转化为国际教育领域的共识性知识。

3. 处理好学科交叉与教育学科特性的辩证关系

互联网教育是高度交叉的研究领域,需要借鉴信息科学与系统科学的技术与方法。但是,在学科交叉过程中必须立足教育场景,面向教育问题,努力通过学科交叉探索适合互联网教育场景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要在教育实践中去检验、迭代和优化教育研究成果。切忌脱离教育需求简单追求新技术应用的实践探索,切忌不经过实践检验简单逻辑推演而形成的理论学说,切忌不考虑教育特殊性简单照搬模型算法而发现的规律。构建中国互联网教育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也是选择性融合多学科知识实现互联网教育研究思路、范式和方法升级的过程。

三、中国互联网教育学知识体系

互联网教育学是一门研究“互联网+教育”现象、探索教育新形态、揭示教育新规律的学科,是在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中应运而生的知识体系,是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方向。中国互联网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植中国“互联网+教育”丰沃实践土壤,既与中国实际和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又综合吸收哲学、脑科学和心理学、信息科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系统科学等多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由中国学者自主创新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创新方法体系。

^① 胡鞍钢,鄢一龙,王蔚.坚持辩证思维处理各类重大关系和突出矛盾[J].行政管理改革,2018(2):10-15.

^② 李永智,马陆亭,姜朝晖,等.中国教育学论纲[J].教育研究,2023(4):4-11.

^③ 郭孟杰,闫志利.国内外教育数字化研究热点与趋势[J].中国教育信息化,2023(12):67-78.

（一）中国互联网教育学逻辑起点

互联网教育学逻辑起点是互联网教育学科领域的重大且根本性的问题，是构建中国互联网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和基础。互联网教育学是教育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其逻辑起点必须与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具有共性，且必须具有和教育学逻辑起点不相同的个性特征。共性是指互联网教育学的逻辑起点也属于“教育”活动这一范畴，个性则指除共性外，还应具有互联网教育学的自身特点，即互联网教育学质的规定性，或者说互联网教育学区别于教育学其他二级学科的依据所在。

教育学逻辑起点是教育界争论了 40 多年的学术问题，观点众多，难以达成共识，直到 2015 年，何克抗教授基于黑格尔的三条规定，在充分吸纳瞿葆奎等人的观点基础上，提出了“以‘教育’活动作为教育学的逻辑起点”^①，将众多观点统一到“‘教育’活动”这一最朴素、最本质和最简单的答案上。

互联网教育学区别于教育学的质的规定就是互联网成为教育新空间，改变了教育实践方式，蕴含着教育新规律。互联网教育学逻辑起点的范畴为了体现上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必须包括“‘教育’活动”和“互联网”这两个核心概念，这样，我们就可以合乎逻辑地将互联网教育学的逻辑起点表述为“借助互联网的‘教育’活动”，简称“互联网教育”。与互联网教育学最相近的二级学科是教育技术学，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是“借助于技术的教育活动”。互联网不仅是一种媒介，更是支撑各类技术的教育活动空间，其空间本质使互联网教育学有别于教育技术学，具有独特的实践范畴和问题域。

（二）中国互联网教育学的研究范畴

中国互联网教育学的研究范畴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互联网+教育”的创新方法及教育新形态。这个研究范畴将互联网作为新教育空间，探索物理空间、人类社会空间、信息空间三空间共同支撑下的教育新形态，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有效的“术”。第二个方面是“互联网+教育”新形态中蕴含的新思想与新理论。这个研究范畴将“互联网+教育”新形态作为研究对象，揭示新哲学观和新教育规律，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科学的“道”。中国互联网教育学的两个研究范畴各有侧重，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术”的研究将赋能教育创新实践，为“道”的研究提供更加丰沃的实践土壤。“道”的研究将为教育创新提供新思想，为“术”的发展提供支撑，避免“新瓶装旧酒”的实践误区。

（三）中国互联网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教育数字化实践证明，互联网对教育具有全方位、系统性和变革性的影响，因此，中国互联网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涉及教育的各个方面和多个层次。中国学者的研究已经在九个方面、三个层次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九个方面涉及教育的本质、空间、知识、学习、课程、师生关系、治理、系统和研究范式。三个层次包括哲学思想层、实践方法层和价值意义层。每一方面皆从三个层次阐释其思想内涵与价值，从哲学思想层回应互联网对教育哲学问题的根本性影响，从实践方法层回应以怎样的创新方法构建“互联网+教育”新形态，从价值意义层回应互联网教育学知识体系对推动教育改革实践的指导意义。

1. 互联网教育本体论

互联网教育本体论回应互联网对教育本质产生的影响。基于对互联网教育在微观（学习）、中观（资源供给）和宏观（系统结构）的创新实践形态的分析，提出并阐释“联通本体论”的内涵及创新性，

^① 何克抗. 关于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论证与思考 [J]. 电化教育研究, 2005 (11): 3-19.

并阐明“联通本体论”对教与学方式变革、教育供给侧改革及教育生态体系重构的重要指导价值。

2. 互联网教育空间观

互联网教育空间观回应互联网对教育空间产生的影响。揭示互联网的空间本质及其在重塑教育空间和支撑教育系统变革中的重要作用，从社会系统变革视角提出互联网教育的四元辩证空间观，阐明教育空间是物理空间、信息空间、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的辩证统一，剖析四元空间的核心特征，阐释该空间观对新型教育空间建设与教育改革的思想启示与实践指导价值。

3. 互联网教育知识观

互联网教育知识观回应互联网对知识属性的影响。立足知识内涵与形态技术发展而变化的规律，揭示互联网中知识的完整性、动态性和复杂性，提出并阐释“回归论知识观”的内涵，阐明“回归论知识观”对教学方式、学习方式和课程形态改革的重要指导价值。

4. 互联网教育学习观

互联网教育学习观回应互联网对学习本质的影响。立足“互联网+教育”的新学习现象和学习方式，阐释联通主义学习理论的内涵，剖析联通主义学习发生的条件，揭示联通主义学习教学交互新规律，提出联通主义学习评价模型和算法，为利用网络空间推动学习方式变革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导。

5. 互联网教育课程观

互联网教育课程观回应互联网对课程形态的影响。阐释联通主义课程观的内涵，揭示基于联通主义学习的在线课程的本质是进化型知识社区，介绍联通主义课程设计与开发的基本原理、关键要素、典型策略、评价框架与方法等，为课程形态创新提供思想指导和方法遵循。

6. 互联网教育师生观

互联网教育师生观回应互联网对师生能力及关系产生的影响。揭示教师角色新定位及能力新要求，揭示学生新定位及能力新要求，揭示教育新形态中三种新型师生关系，为重构师生关系、提升师生数字素养提供理论支撑和思想指导。

7. 互联网教育治理观

互联网教育治理观回应互联网对教育治理产生的影响。提出并阐释互联网教育治理观的内涵，围绕“互联网+教育”创新对教育治理体系变革的要求，介绍互联网教育治理体系的目标、特点和伦理安全等，介绍互联网教育中数据治理和服务治理的治理对象、治理方法和治理模型，为提升教育治理能力，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思想、理论与策略指导。

8. 互联网教育复杂系统观

互联网教育复杂系统观回应互联网对教育系统产生的影响。揭示互联网环境中教与学的复杂性特征，揭示互联网对教育系统内部结构及外部关系产生的复杂性影响，阐释互联网教育复杂系统观的内涵及要义，阐明复杂系统观对教育理论体系、教育治理模式和教育研究范式转型的重要指导价值。

9. 互联网教育方法论

互联网教育方法论涵盖互联网教育实践方法论与互联网教育研究方法论，回应推动“互联网+教育”实践创新和研究创新的方法、思路、原则如何。阐释构建数字教育新形态的五个实践方法论，阐释数据密集型研究即指向复杂性的“新经验主义”范式的原理，为“互联网+教育”创新提供方法论指导，为教育研究的科学化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

中国互联网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黄金期。教育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与应用将

对教育目标、教学结构、教育评价方式和学习方式产生深刻影响，教学将从以教师为主向人机协同转型，中国互联网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也必将与实践创新相互促进，不断发展。中国互联网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充分吸纳了国际社会的先进思想和成果，并在中国创新土壤中进行了转化、发展，形成了更具指导性和更易落地的思想和方案。中国互联网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将融入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中，既是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将为教育学其它分支方向的知识创新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中国互联网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将为世界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中国思想，进一步彰显和发挥中国在数字教育改革创新中的引领地位。

（责任编辑 曹周天）

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Internet Pedagogy in China

Chen Li

Abstract: Constructing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Internet pedagogy in China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asks to construct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pedagogy in China, which is the theoretical need to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China's educational thought to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ducation in the world. The three supports for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edagogy are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Internet plus education",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Internet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major of Internet education. The national strategy is the policy guarantee for the birth, the innovative form is the practical soil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major is the ideological source of the pedagogy. Constructing the system should be guided by Marxism, be rooted in the practice soil, regard practice as the only criterion for testing truth, and handl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le" and "techniqu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universal knowledge, and inter-discipline and educational innovation. At present, the system has made innovative breakthroughs in nine aspects: Internet educational ontology, and view of space, educational knowledge, learning, curriculum, teacher and student, governance, complex system and methodology, and is still developing and improving.

Key words: Internet pedagogy in China;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